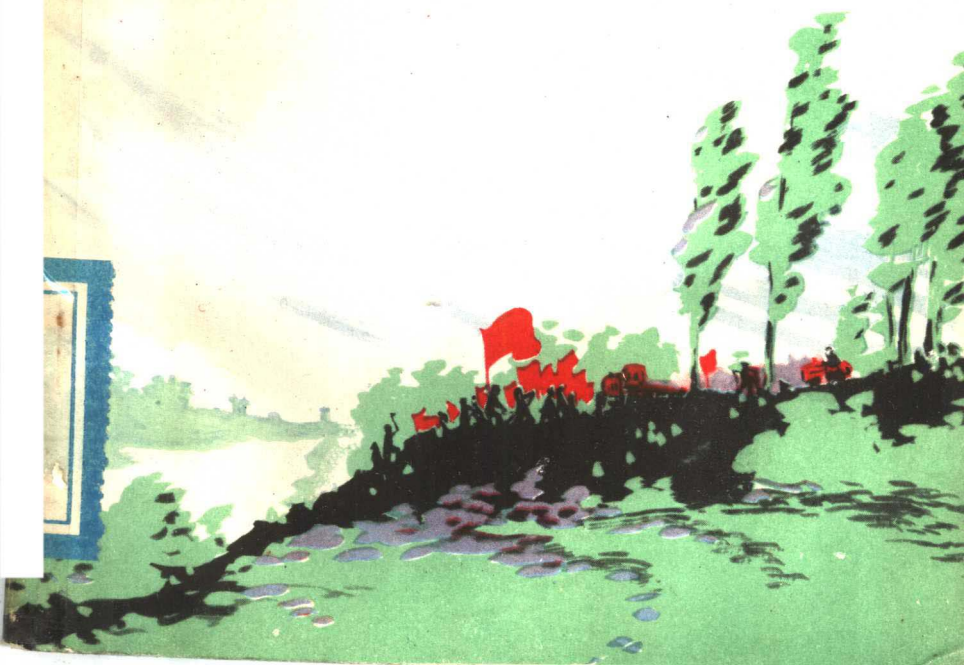


风口湾

革命故事集





风 口

革命故事集



江苏人民出版社

封面：杨晓岗

插图：丁世昌

风 口 湾

革命故事集

*

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

江苏省新华书店发行

江苏新华印刷厂印刷

1976年4月第1版

1976年4月第1次印刷

书号 10100·171 定价 0.28 元

（限国内发行）

目 录

斗姑娘·····	王 健(1)
风口湾·····	野 苍(15)
架桥·····	陈长荣(27)
一斧头师傅·····	马沟农具社业余创作组(37)
三盖新房·····	刘殿学(47)
老铁板·····	陈长荣(58)
不平静的豆腐坊·····	马加鞭(68)
踏着车轮前进·····	李必大(78)
夜晚的灯火·····	野 苍(87)
永不松闸·····	张加宏(99)
“匾子塘”的浪花 ·····	成宗鉴(108)
邻居 ·····	陆顺英(122)

斗 姑 娘

王 健

一

莲花村新上任的队长是个姑娘，年龄不大，当队长那天，刚满十九岁，因此有人叫她“娃娃队长”。这姑娘普通而又平常，就象生活中常见的许多农村姑娘一样，身材不高，打着两条短短的辫子，脸上晒得黑黑的，嘴上离不开一个字：“闯！”确实，不论大事小事，或者是碰到困难事情，她总是“闯”字上前，也有人叫她“闯姑娘”；别看她说话不多，有时冒出一句，能冲个八丈远，碰到不顺眼的事儿，哪怕就是芝麻粒大，她都要斗一斗，有人说她浑身刺、满头角，便叫她“斗姑娘！”

新队长的名字很多，有人当面叫她，有的背后说说，叫得最多的还是她的真名实姓：“小莲子。”当选队长那天，莲花村的几十双眼睛，热心热意地看着她，等她说几句响当当的话。哪知出乎意外，她只说了三句话，声音也不大：“大家选我当队长，别的事情好商量，不干社会主义不行！”说罢扛起镢头就下地了。

这天，别人一镢头一镢头地破堡，她也是一镢头一镢头地破堡，跟她一起破堡的小雁姑娘，抢在前头丈把远，还一个劲

地给她鼓劲：“莲子姐，快赶上来啊。”那意思是：你刚当队长，干活就挂龙尾，这怎行？心里暗暗替她着急。可是，小莲子还是那样子，高高地举起镢头，重重地落下来，砸在坚硬的土块上，冒起一道白烟。上任第一天，就使有些人担心：这姑娘能挑得起这副担子吗？

可是，老贫农田大伯却看在眼里，喜在心里，这天他没离开小莲子一步，对新队长观察得特别细致。他说：小莲子镢头比往常举得高，落下来也挺有劲，堡头破得比哪个都细，小雁有些土块破得不碎，小莲子还转过身来砸上几镢头。田头休息的时候，小莲子动员几个纳鞋底的大嫂，要她们认真学习理论，不要走错道儿，还不知错在哪。小莲子读的那张报纸，也挺有意思：学大寨不断革命，抓根本坚持斗争。她读的声音虽然不高，可是字字有力，越读心里越激动，鼻尖上冒出一颗颗汗珠子。田大伯逢人就说：“咳，别看莲子是个娃娃，当个队长真能！”

邻村人都知道，莲花村生产队长不好当，前任生产队长因公负伤，住进医院几个月，坏人钻空子，煽动劳力外出做工；资本主义思想也抬了头，打磨的，做木匠的，挑青货的，人数虽不多，可是影响倒不小，刚上任的小莲子，能压得住这个阵吗？

小莲子当队长这天，心里想得很多，从莲花村的七沟八洼，想到重新安排河山；从莲花村大大小小几十口子，想到全世界的三十亿，重担子压在肩上，会碰到哪些困难，会遇到哪些问题，哪些事情挺棘手……。这个没嘴没面的姑娘，手里掐了，心里想了，主意也打定啦！

二

小莲子就是没有想到，妈妈不同意她当队长，火气还不小，晚上回到家里，迎门就是一挂鞭：“莲子，你吃了老虎胆啦，这担子你能往肩上挑吗？”小莲子闷着头，没说话，把镢头放在门后，换了衣服，洗了手脚，刚端起饭碗，妈妈的话头又扯开了：“看你肩头有多宽，这副担子不把你压扁啦。”小莲子用力地嚼着饭菜，把妈妈的话咽在肚里：担子不轻，是得好好挑啊！妈妈见闺女闷头吃饭不说话，心里急了：“看你这样子，见人没三句话，就当队长啦。”

小莲子知道妈妈是黄连树上挂苦胆，一直苦到根，在苦水里泡过半辈子，解放后翻了身，父亲又去世得早，妈妈把她抚养大，费过不少神。懂事的小莲子，没跟妈妈淘过气，拌过嘴，可是她跟妈妈想的不一样：何必挂在嘴上呢？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啊！小莲子憋了半天，才笑着回了妈妈几句话：“大寨的石头山，不是用嘴巴啃的，而是靠两只手开出来的啊。”妈妈越听越生气：“还笑，只怕哭的日子在后头呢！”小莲子问：“妈，你看我哪天哭过？”妈妈被问住了，这丫头虽说没嘴没面的，可脾气真倔，就是没滴过眼泪，长到十九岁了，还不知道眼泪是咸的还是甜的。妈妈一时说不服闺女，只好来硬的：“听话，等到队里开会，当着众人的面把这事回啦。”小莲子送到嘴边的饭碗停住了，她没有想到妈妈会说出这样的话，觉得有点蹊跷，妈妈怎么忽然变了呢？她再没吃饭，坐到妈妈身边，耐心地说：“妈妈，我十四岁那年，往地里送肥，挑着两只粪桶，走到小桥口，两腿有些发抖，你跟在后面是怎么说的？”妈妈回想着

说：“壮壮胆，走过桥去啊。”小莲子紧跟着问：“妈妈，如今我长大了，给队里挑担子了，你反叫我撂担子，能吗？”妈妈两眼有些湿润，劝说着闺女：“莲子，不是妈不让你出头露面，你还小，妈舍不得啊。”小莲子鼻子一翘，叫了声：“妈，我是莲花村的女儿，是党的女儿，大家要我担一千斤，我不挑九百九；党叫我往哪走，我决不拐个弯！”

妈妈的心被闺女的话打动了，擦了把眼泪，掏出了心里话：“莲子，不是妈把你捏在手里，不让你飞，你知道莲花村的根根底底，这个家不好当啊。”妈妈接着告诉女儿，她上任还没到一天，风风雨雨把耳朵都灌满了：“娃娃队长，翅膀拐子还未硬，倒想飞啦”；“她当归她当，明年减产算总账”！妈妈不放心，却使小莲子增强了决心；那些不怀好意的嘲笑、威胁，没有吓住十九岁的姑娘，反而使小莲子眼睛擦得更亮。妈妈又告诉莲子：“‘闷头桩’刚来过，要你入入神呢。”小莲子这才明白，“闷头桩”在妈妈面前扇过扇子了！她两眼一闪，警觉地哼了一声：“噢！”

“闷头桩”名叫王金生，在供销社当过经理，因为犯有贪污盗窃农用物资的严重错误，被开除回家，回到了莲花村。文化大革命期间，又查出有变节行为，被批斗过好几次。莲花村的大事小事，他都要插一篙子，小事闹大，大事闹炸，生怕村里过半天安静日子。前任队长住院这几个月，一时闹翻了天，大吵三六九，小吵天天有。别人闹，他在笑，然后站出来说几句圆场话，竟成了莲花村的“权威人士”。明眼人都知道，问题就出在他身上，是藏在莲花村水底下的一根“闷头桩”。妈妈提醒闺女：“这人惹不得，你撑船摇橹，都得当心点，可别撞上这根

‘桩’呀。”小莲子却说：“‘闷头桩’闷在水里，没人把它拔掉，撞翻船那才危险呢！”妈妈望着女儿，实在有些担心：“莲子，你刚上任，千万别碰他，等等再说吧。”小莲子还是那句话：“别的事情好商量，不干社会主义不行！”妈妈问女儿：“这队长你到底打算怎么当？”小莲子只回答了妈妈一个字：“斗！”接着一头扑到妈妈的怀里，得意地说：“妈妈，你不让我当队长，我就跟你斗，你不是就答应了吗？七斗八斗，才能斗出社会主义的艳阳天哪！”

三

小莲子心里打过几个滚，要做的第一件事，就是重整旗鼓，把外出做工的劳力动员回来，把心扑到农业生产上，立大寨志，创大寨业，走大寨路，学大寨人！

莲花村有个特点：土地多，劳力少。她刚上任没两天，村里有个名叫小飞的青年人，偷偷摸摸地跑出去了。

小莲子知道，要把外出做工的人叫回村，这可不是件容易事。在社员会上，她没磨多少嘴皮子，只是说：“大家选我当队长，棵棵苗要人栽，锹锹土要人挖，没有兵，我这‘将’又怎么当呢？”话虽不多，可是句句说在大伙的心里，田大伯一挥烟袋，劈地站起身说：“莲子，哪家有人往外跑，你给点点名，限时限刻把人叫回来。”小莲子说：“大伯，名就用不着点了，哪家有人在外，大伙心里有数，今天先出个通知，快叫回来吧。”小雁姑娘跟着站起身说：“我姐在镇上学裁缝，我明天就去把她叫回来。”

队房里，噦噦喳喳，十个有九个噦好，只有半个闷声不响，

还有半个念歪嘴经，不知谁冒了一句：“叫人回来不难，先把刚走的拉回头。”不用细说，莲花村的人都知道这指的是谁。坐在“闷头桩”身旁的是小飞他妈徐二婶，正跟“闷头桩”叽咕什么。“闷头桩”看小莲子的眼睛盯着他，猛地一挥手：“有话在会上说，嘀咕什么？”徐二婶站起来了：“我家小飞也不是好欺的，你们不要‘酱缸的茄子——尽拣软的捏’。”小莲子回答说：“是不能拣软的捏，硬的也得碰！”说罢挥挥手，散会了。

散会后，好多人没有走，想跟莲子说说心里话。小雁不放心地说：“莲子姐，就你几句话，能把外出的人叫回来吗？”莲子紧紧地拉着小雁的手：“小雁，你撑了我的腰啦。”接着转过身说：“田大伯，事情不会那么简单，我就是说上八箩的话，也不会明天就一个不少地都回来啊。”田大伯点点头：“莲子，是要想得复杂些呀，村里多少人是‘闷头桩’拉出去的，现在要叫回来，他能不插一篙子吗？”小莲子有板有眼地说：“‘闷头桩’拔出水，也就不会翻船啦。”小雁说：“真鬼，他就是不出水呀。”小莲子笑笑说：“露出水来，也就不叫‘闷头桩’啦。”

第二天，小莲子正要下地，徐二婶一阵风似地旋进门来，往桌上撒了一把水果糖，说：“莲子，二婶请你吃喜糖来啦。”小莲子问：“谁的喜糖？”徐二婶往她跟前靠了靠：“我家小飞在外边找到对象啦。”便顺手抓了把喜糖，硬塞到莲子手里：“吃吧，给你二婶欢喜欢喜啊。”小莲子两根短辫子甩了甩：“二婶，你是想让我吃几块喜糖，不叫小飞回来吧。”徐二婶拍手打掌地说：“噻，不说那些，先吃糖吧。”小莲子没说多少，收起桌上的糖，塞到徐二婶的袋子里，说：“二婶，你是莲花村人，还不知道我莲子的脾气，就喜欢吃辣的啊。”

徐二婶满以为送上两斤水果糖，就能堵住小莲子的嘴，不再提小飞回来的事，没想到碰了一鼻灰，生气地说：“你这姑娘，甜的不吃吃辣的，你是新生力量，可要注意团结人哪！”小莲子说：“大家推我当队长，要我领头奔社会主义，如果只想保住‘乌纱帽’，我也就不会当队长啦。”徐二婶缠住小莲子不放：“莲子，我两家是邻居，跟你妈是老姐妹，可得讲点情面，只要你抬抬手，我家小飞就能出去学手艺啦。”小莲子还是那句话：“二婶，别的事情好商量，不干社会主义不行！”徐二婶话里火星子直蹦：“你辣还是我辣，倒要比比辣味儿哩。”小莲子不在乎：“比就比吧，辣得不是味道，吃饱了也没味；只要辣出味来，吃一口也辣得呛人哩。”徐二婶气得噎噎地走了。

生产队长这副担子虽然挺沉的，可是小莲子没有歇一肩。她想啊，徐二婶是个富裕中农，一个钱掉下地，恨不能拾起两个来，怎会花钱买来水果糖呢？真的是喜糖吗？不会，小飞才出去几天，就挑到对象了，哪有这么巧的事情？这是给她送糖找出话来说的吧。她想啊，田大伯和小雁都向她反映过，“闷头桩”这几天经常往徐二婶家门上跑，是要什么花样呢？徐二婶在会上吵吵闹闹，就是他煽起来的啊！她想啊，徐二婶虽说落后，刚才那些火星子直蹦的话，不象是打心里说出来的，是“闷头桩”在背后扇小扇子吗？她想来想去！不砍上几斧头，外出的人叫不回村，资本主义漏洞不堵，又怎么干社会主义！可是，这头一斧从哪儿砍起呢？有人提得在理，一边叫人回村，一边有人往外跑，又怎么刹得住这股歪风呵！

小莲子想过多少天，跟大伙商量过多少次，主意打定了，头一斧头先砍“闷头桩”。可是这“桩”闷在水里，实在有点不

好砍，得想个办法，让它露出水面，才好使力气，不但狠狠砍上几斧头，还要把它连根拔出来！

四

小莲子出马了。

在水渠边，徐二婶扛着锄头正往回走，小莲子从后面赶上来，叫住她问：“二婶，小飞怎没回来啊。”徐二婶好象没听见，闷着头直走不拐弯。小莲子一步冲过水渠，抢前几步又跨到这边渠埂上，拦住她的去路：“二婶，把话说说清楚呀。”徐二婶头一偏：“儿大不由娘，走了，飞了，我能拦住他啊。”小莲子鼻子一翘：“话说在前头，再不回来，队里自有办法。”徐二婶不以为然地说：“大不了不给称粮食。”小莲子两根短辫子一甩：“不，违犯政策的事，我不会干，粮食一斤一两不少你的。”徐二婶愣住了：“那怎办？”小莲子没瞞她：“你不出面，队里出面，给小飞去的那个单位写上三句半，行吧？”徐二婶慌了：“莲子，你可不能把路堵死啊。”小莲子还是好心地劝她：“二婶，不堵死这条邪路，心就贴不到社会主义上啊！”

徐二婶回到家里，把镢头摔到敞棚里，一脚踢开两扇门，心里正窝着一肚子火。“闷头桩”随后跟来了，假装不知地问：“老嫂子，怎的生气啦？”徐二婶兜住黄豆没锅炒，一见“闷头桩”就劈哩劈啦把小莲子刚刚说过的话，一五一十地数落了一遍。“闷头桩”摇摇头：“十九岁的莲丫头，你就听她的了吗？”徐二婶没了主意：“她就是三岁孩子，大小是个队长，有什么办法呢？”“闷头桩”两手一摊：“嘻，我不早就跟你说了，不给她尝尝酸辣汤，辣椒粉子洒在鼻尖上，够你闻的，有得呛人

呢。”

本来，徐二婶眼看村里外出做工的人，一个个陆续回来了，小莲子的话虽不多，可是说得既诚恳又肯定，没有半点让步，已经打算把小飞叫回来了，哪知“闷头桩”这一挑拨，本来快要熄灭的火，又烧起来了，她问：“什么酸辣汤？”“闷头桩”鼻子里哼了两声：“人怕狠，鬼怕恶，你来个寻死卖活，她小莲子虽辣，你比她还辣，辣到一起不就辣出味道来啦。”随手拿过放在门后打蚊子的滴滴涕药瓶，拔开瓶塞，没头没脸地洒在徐二婶身上，恶狠狠地说：“就说你喝了药水，死到小莲子家去！”徐二婶犹豫地说：“莲子刚当队长，我怎能来这一手呢？”

“闷头桩”声嘶力竭地叫道：“真是女人家，她撕你的脸皮，你还替她护疼哪。”

正说话，有个社员打门前经过，“闷头桩”吵吵嚷嚷地叫起来：“不好了，快来人哪，老徐家喝药水啦。”徐二婶一见事情已经闹出去了，只好跌跌撞撞地向小莲子家跑去。

小莲子回到家里，端起碗来正要吃饭，忽见小雁一溜烟地跑来：“莲子姐，出事啦！”小莲子不动声色地问：“是二婶吧？”小雁奇怪地问：“你知道啦？”小莲子说：“她不闹上门来那才怪哩。”小雁急得火烧心：“二婶喝药水啦。”小莲子问：“谁看见的？”小雁说：“‘闷头桩’满村大吵大嚷的呢。”小莲子淡淡地一笑：“这回‘闷头桩’出水了……。”话没说完，徐二婶来到门前，往地上一瘫，蹬足捶心地说：“小莲子，你不让我活，我也不想过啦。”

小莲子鼻子嗅嗅，闻到一股滴滴涕的药水味，再仔细一看，徐二婶脸没变色，神志清醒，不象喝过药水……

这时候，村里大大小小几十口子，一起涌到队长门前来了，没一个不替莲子捏着一把冷汗。刚当队长就闹出人命，这话怎么说呢？“闷头桩”挤在人群里，扯开喉咙说：“哎呀，有话好好跟莲子说，莲子也会通情达理，可没逼着你把小飞往回拉啊。”徐二婶不知是内心有愧，还是看到满村的人围着她，担心闹得下不了台，一把眼泪一把鼻涕，只哭不说话。“闷头桩”直拍手：“快呀，救人要紧哪。”有人听了“闷头桩”的话，就要把二婶往船上抬，准备送到公社医院去。田大伯挥起烟袋：“慢，莲子没说话，哪也不去。”

小莲子不慌不忙，吃了碗里的饭，又叫她妈给添了一碗，只吃饭不说话。有的人急得直搓手：咳，真是个慢性子！小莲子不是不急，她想：“闷头桩”导演的这场戏既然登了台，就得让他表演表演，也好让莲花村的男女老少，见见风雨，长长见识。“闷头桩”窜上跳下：“莲花村的人都在，这是人命关天的事情哪！”小莲子这才放下饭碗说：“好吧，既是人命关天的大事，那就得动手术啦。”说着转过身说：“田大伯、小雁，准备点肥皂水，给二婶洗洗胃，让她把肚里的东西吐出来吧。”徐二婶听说要给她灌肥皂水，吓得面如土色，连声说：“莲子，莲子，我……。”“闷头桩”慌了手脚，生怕徐二婶说出真话，赶紧封住她的口：“不要自找苦吃，你没喝多少药水，就用不着灌啦。”小莲子两条短辫子一甩，冲着“闷头桩”问：“你是莲花村的‘权威人士’，怎么风一阵雨一阵，说话不算数啊！”“闷头桩”直摆手：“小莲子，说话分分清，我一不是队干部，二不是挑重担的人，只不过给你参谋参谋，哪算得上权威人士？”小莲子恶心地吐了口唾沫：“好吧，你既然是参谋，那就把这事参谋到底，你说

怎么办呢？”“闷头桩”一时招架不住，直往后退：“大主意该你拿，我不知这事的根根底底。”小莲子抓住“闷头桩”不放：“不，二婶没喝多少药水，你都很清楚，怎能说不知道呢？”“闷头桩”张口结舌：“我是瞎说说的……”退到人后去了。

小雁真的端来一碗肥皂水，徐二婶两手捂住嘴，央求说：“莲子，好莲子，你二婶……。”小莲子心想，现在没到火候，还不是揭底的时候，便从小雁手里接过碗说：“小雁，二婶不想尝这味道，那就算了吧。”

不明真相帮徐二婶说话的，一起给闹糊涂了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？小莲子还是那句话：“别的事情好商量，不干社会主义不行！外出的人都得回来，小飞也不例外。二婶你听到啦？”徐二婶站起身，不好意思地低着头：“听……听到啦。”说着就要走，小莲子拦住她说：“二婶，这半天吵吵闹闹，你也费了神，先吃碗饭吧。”徐二婶没好意思抬起头来：“不，我家里有饭。”莲子妈也跟着劝她：“二婶，我两家是老邻居，怎么连碗边也不敢碰啦。”小莲子拉住她不放：“二婶，我还有话跟你说哩！”

五

“闷头桩”自以为得计，挑起徐二婶这个富裕中农，到小莲子家一胡闹，还不把十九岁的莲丫头闹得晕头转向，乖乖地跑上他这个“权威人士”的门，求他出面打圆场。这一来，他是不当队长的队长，还是莲花村的“权威人士”，什么事情还得由他说了算。没想到莲丫头真辣火，不但没被吓住，还差点把他这根藏在水底下的“闷头桩”给拔了出来，险哪！

吵吵闹闹的莲花村，暂时平静下来了。可是，“闷头桩”知道事情还没有结束，生怕莲丫头抓住这事不放，露了马脚，心有余悸地来到徐二婶家，看看屋里没个人影子，心就更慌了！

这时，徐二婶正坐在莲子家屋里，小莲子给她打来一盆水，说：“二婶，擦擦脸，醒醒瞌睡吧。”徐二婶变得象个孩子，挺肯听莲子的话。莲子妈又拿出一套干净衣服，说：“换件干净衣服吧。”徐二婶不想换。小莲子又劝她：“二婶，你那衣服一股药水味，不要没喝到肚里，倒被熏出病来啊。”徐二婶把衣服换了。小莲子这才给她盛饭端菜。徐二婶心里难过得不是味道，哪里吃得下去，只是望着饭菜发呆。小莲子催她说：“二婶，你说过我是新生力量，要注意团结人嘛。你别以为闹红了脸，小莲子就不团结你啦。把话挑明了说，这不是我们两家斗气，而是要把你的资本主义思想扭过来，跟我们一起奔社会主义啊！”莲子妈坐在一旁开了腔：“莲子年龄小，刚挑重担子，你就往她肩上压石头……”小莲子挡住她妈的话：“妈，不是二婶往我肩上压石头，那是有人在背后捣鬼啊！”徐二婶一把拉住她的手：“莲子，你都知道啦？”小莲子一本正经地说：“知道，你上了‘闷头桩’的当啦！”莲子妈又加上一槌：“‘闷头桩’不是个好东西！”

徐二婶扑簌簌的眼泪，就象断了线的珠子，成串地掉下来，说出了事情的前前后后：小飞外出做工，就是“闷头桩”接的头；队里要把外出的人都叫回村，“闷头桩”装出一副好心肠，叫她送上两斤水果糖，就说小飞在外头订了亲，塞住莲子的嘴；接着又叫她跟莲子比辣味儿，要她吵闹上门，她实在不忍心，“闷头桩”顺手拿起滴滴涕药瓶，没头没脑地洒了她一

身，还大喊大叫说她服毒啦！

小莲子没有说话，牙齿咬着嘴唇，咬出一道印子。徐二婶又抹了把眼泪：“莲子，你打吧，你骂吧，二婶对不起你啊。”小莲子两根短辫子一甩：“二婶，你手捂胸口想想，我们生在莲花村，吃着莲花村种出来的粮食，不喜欢莲花村要往外跑，还能学大寨吗？”徐二婶擦了擦发红的眼睛，说：“噫，也怪我私心重，只想让小飞出去，捞几个现钱，没想到‘闷头桩’在我身上使坏主意啊。”莲子妈气愤地说：“莲子刚当队长，‘闷头桩’还往我家门上跑过几趟，说莲子肩膀嫩，挑不起这副担子呢。”小莲子深情地说：“二婶哪，你想的是钱，可是‘闷头桩’从钱眼里把你往资本主义邪路上拉啊！”

正在这骨节眼上，徐小飞回到村里来了，一头冲进屋子里，把行李摔到他妈面前，没好气地说：“妈，你受了人家的骗啦。”徐二婶不知是怎么回事，一时愣住了！小莲子走过来说：“小飞，别急，慢慢说吧。”

小飞告诉莲子：“闷头桩”给他写了几封信，说城里有几个朋友，通过关系可以进城学手艺，他到城里找那几个人，根本就没这回事，还被人家批评了一顿：说他不安心农村，影响农业学大寨，要他赶快回家。并且往公社挂了电话，把“闷头桩”钻窑打洞、乱拉人进厂的事都反映啦。

徐二婶一听跳起来了：“走，我娘儿俩找‘闷头桩’去。”小莲子拦住说：“二婶，队里马上召开社员会，你在会上把事情露露底吧。”

小雁、田大伯和好多贫下中农一起来了。小莲子问：“小雁，揭发材料都准备好啦？”小雁扬起厚厚的一叠材料，说：“你